

第四十四章 聽媳婦的準沒錯

一大早，幾個做傘的女人聚集在雲朵家門口，湊在一起小聲嘀咕著，等著大門打開。

「鐵亮媳婦生了，二郎媳婦會不會不肯做傘了呀？」王二嫂很是擔心。

甜妮也有些擔憂，「二嫂那麼孝順，跟大嫂感情又好，我覺得她肯定要去幫大伯娘伺候月子，咱們做傘這事八成要黃。」

楊氏一聽也急了，「別呀，大不了咱們輪流去給他家伺候月子，做傘這事可千萬不能停。」

大家正說著話，碩大的木門打開了，魯鐵杵走了出來，笑著說道：「妳們都回去吧，我家朵兒說了，這傘不做了，天氣涼了，做出來也賣不掉，再說了，我娘要伺候月子，沒人看孩子了。」

果然是這樣！

幾個女人全都傻眼了，一窩蜂地跑進屋裏去找雲朵。

「二嫂，我們把活兒都幹了，妳每日只要抽出半個時辰畫傘面就行。」甜妮說道。

王二嫂也急著說：「我給妳看孩子吧，妳只管去照顧月子。」

楊氏連連點頭，「對呀對呀，我們幫忙去伺候月子也成啊。」

雲朵已經猜到大家肯定捨不得放下這個活計，只能苦笑道：「以前二郎就不樂意我做傘，如今大嫂要坐月子，我已經答應他不做傘了。我家兩個孩子都很淘氣，也不能總是麻煩公公婆婆，還是我自己帶吧。」

一直沉默的魯小月忍不住開了口，「二嫂，我幫妳帶孩子吧，反正除了做傘，我也沒有其他事情做。」

「是呀，我也給妳看孩子。」

「還有我，我也沒事幹。」

雲朵看看大家熱切的眼神，實在不忍心拒絕，「那好吧，咱們就接著做，只是每日少做些。」

團哥兒一天天長大，眉眼跟泰哥兒越來越像。快到滿月了，杜氏讓魯鐵杵兩口子好好操持一下，要像去年一樣熱鬧。

滿月酒這天，團哥兒外婆一家、雲朵娘家、朱丹娘家的人都被請了來，這一場盛大的宴會成了魯家河村人和小浪村人的歡聚。

朱丹一看自家老爹和大哥、大嫂來了，立馬皺起了眉頭，拉住雲朵的衣袖，低聲問道：「他們怎麼來了？」

雲朵微微一笑，「是我公爹下的帖子，大哥送去的，本來我也不知道，但既然他們來了，妳可別甩臉子，顯得多不好。」

朱丹氣呼呼地瞪他們一眼，轉身走了，順便拉走了正提著籃子上饅頭的魯小月。

「五嫂，怎麼了？」魯小月不解地問道。

「這邊幾桌孩子多，不禁餓，菜又上得慢，先給他們發饅頭吧。」朱丹說道。

「可是那邊是娘家客呀，是貴客，要先招待的。」魯小月實誠說道。

朱丹瞥一眼哥哥嫂子甩開腮幫子大吃大喝的模樣，心裏實在是既厭棄又煩躁。「娘家也沒外人，妳就聽我的，先給孩子們發吧。」

魯小月一想，朱丹也是小浪村的人，既然她這麼說了，那邊晚發些也沒關係，於是從這頭開始發饅頭。

朱大哥大口大口地往嘴裏塞著肉，一邊含糊不清地嘟囔，「原來魯家的日子這麼好呀，那個沒良心的死丫頭，從來不往家裏拿東西。」

朱大嫂沒他嘴大，吃得也沒他快，看面前的一盤子肉只剩下半盤了，就勸道：「你等等饅頭再吃呀，著什麼急？」

朱大哥這才發現沒有大饅頭，轉頭一瞧，看到魯小月正在給西頭的鄉親席面上發饅頭，頓時皺起了眉頭，大喊道：「喂，娘家席還沒有饅頭呢，怎麼能先發給別人呢？」

雲海拿起筷子還沒吃，就被朱大哥夫妻倆的態度給震驚了。在自己村裏怎麼狼吞虎嚥就算了，出門在外總歸是要客氣一點的吧。他趕忙起身道：「朱大哥，你別喊了，我去拿饅頭。」

小夥子這兩年又長高了，身材沒有魯鐵杵那般壯碩，卻是勻稱精實，他邁開長腿，很快就到了魯小月面前，伸手去拿籃子，「我來幫妳發吧。」

剛才朱大哥的喊聲魯小月也聽到了，她放下手裏的饅頭，趕忙往這邊走，忽見雲海出現在面前，她先是一怔，轉瞬明白過來，這個陌生的英俊小夥子一定是小浪村的人，因為自己村裏的她都認識。

「不用了，你是娘家貴客，快請坐吧，我來發饅頭就好。」一邊說著，魯小月已經走到桌邊，抓起兩個大饅頭交到朱大哥手上。

朱大哥吃得越香，心裏的氣就越大，恨朱丹不往娘家拿東西。可是朱丹不在眼前，他沒法發洩，就把氣撒在無辜的魯小月身上。

「你們就是這麼招待娘家貴客的呀，不給饅頭吃？魯家怎麼找了妳這麼個不懂事的丫頭髮饅頭，娘家人都被妳氣飽了。」朱大哥狠狠咬一大口饅頭，又去夾菜。魯小月心裏委屈，臉上也帶了幾分尷尬，卻還是陪著笑臉說道：「你說的是，是我不對，大哥，你消消氣，快吃飯吧。」

苗氏抬眼瞧了瞧這個懂事的姑娘，接過來她送上的饅頭，道了謝，忍不住訓斥朱大哥，「你快吃飯吧，人家小姑娘辛辛苦苦地發饅頭，你還說人家。」

朱大哥雖混帳，卻不敢惹苗氏，畢竟雲家有兩兄弟，又有魯鐵杵這樣一個高大魁梧的姑爺，他怕挨揍，便縮起脖子吃飯，不敢再開口了。

魯小月感激地看一眼苗氏，發現她的眉眼和雲朵有幾分相似，便猜到她是雲朵的娘親，心中暗暗讚歎，果然雲家的人都是極好的。

魯鐵杵站在臺階上照應著整個滿月宴，剛才朱大哥發飆的一幕他瞧見了，努力憋著怒火沒過來，怕自己一時忍不住罵他幾句。

朱丹氣呼呼地走過來，一把搶走朱大哥手裏的饅頭，「你不想吃飯就趕緊走，這裏不缺吃飯的。」

朱大哥見了橫眉豎目的妹子，火氣一下子就沒了，生怕她不讓他吃飯，趕忙埋下

頭去朝嘴裏塞菜。

雲朵趕忙過來打圓場，把饅頭還給朱大哥，拉著朱丹進了裏屋去看胡妞子和小娃娃。

「今天是團哥兒的好日子，妳想攪局呀？」雲朵按著朱丹坐下。

「我不想攪局，就是看不了他那副嘴臉。」朱丹餘怒未消。

雲朵給她倒了杯水，溫柔笑道：「看不了又如何，妳不也看了這麼多年？算了吧，出生在這樣的家庭，身邊哪能都是金鳳凰，還是烏鴉多。」

胡妞子咯咯地笑了起來，「妳瞧雲朵越來越會說話了，這是跟誰學的啊？」

朱丹撇撇嘴，「還能是誰，她家那個既能說又能幹的男人唄。」

當天晚上，料理清了一切，跟爹娘大哥交了帳，魯鐵杵帶著媳婦孩子回家。一家四口走在明亮的月光下，長長的影子重疊在一起，畫面靜謐又溫馨。

「朵兒，今天累了吧？」魯鐵杵肩上扛著兒子，空出一隻手來搭在雲朵肩上。

「你別動手動腳的，讓人瞧見多不好。」雲朵往旁邊躲了躲。

「我自己的媳婦，碰一下都不行？」魯鐵杵不依，索性伸手攬住她纖細的腰。「媳婦，妳又瘦了，腰都快比成親前細了，妳別做傘了，在家好好歇歇吧。我回到咱們這邊雕硯臺，守著你們，好不好？」

「腰細了才好呀，難不成像大木桶一樣的粗腰比較好看嗎？你就別催我了，我們說好做到月底就不做了。進了十月就冷了，咱們一家天天在火爐邊煮茶、烤紅薯。」

雲朵輕聲笑道。

魯鐵杵嘆嗤一笑，「我就盼著過這樣的日子呢，朵兒，今天瞧見朱丹的大哥，我忽然不討厭她了。妳這麼溫柔知禮，是因為出生在一個好家庭，她有那樣一個哥哥，如果自己不潑辣些，又怎麼能生存呢？」

「阿丹的確從小就不容易，脾氣是不太好，可是人不壞，你能理解她就好，希望鐵蛋也能對她好一點。」

魯鐵杵牽住雲朵的手，輕聲道：「我想說的是，咱們一定要好好教導泰哥兒，讓他做一個保護妹妹的好哥哥。小姑娘就要溫溫柔柔的才好，何必兇巴巴地大殺四方，那是她的父親和哥哥應該做的事情。咱們家淑姐兒就做個乖巧的姑娘就好，小時候有爹爹哥哥護著，長大了有男人護著。哎呀，咱們得給淑姐兒找個好姑爺，我得好好尋摸著。」

雲朵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她懷裏半睡半醒的淑姐兒被擾醒了，睜開水汪汪的大眼睛看向娘親。

「淑姐兒才多大，你就要給她找姑爺了，這麼急著讓女兒嫁出去？」

魯鐵杵笑道：「我才不想讓閨女嫁人呢，在家裏住一輩子才好，嫁到別人家裏，咱們總要惦記她過得好不好。有幾個女人像妳一樣啊，小日子這麼舒坦。」

雲朵轉頭，嬌俏地看向他，「我舒坦嗎？」

「不舒坦嗎？那是我昨晚沒伺候好妳，回家就讓妳舒坦一宿，嘿嘿嘿！」

一場秋雨一場寒，伴隨著清冷的西北風，人們感覺到了冬的氣息。

臨近九月底，最後一批油紙傘做完，雲朵給大家發了工錢，又額外分給每人六尺紅布，算是收工大吉，討個好彩頭。

朱丹和魯鐵蛋趕上自家新買的驢車，拉上半車油紙傘，挑了一個好天氣趕到城裏去賣。

自從童男童女的事情傳開之後，油紙傘的進貨價就漲到了二十五文錢，賣價到了三十文錢，而且朱丹不是給所有的雜貨鋪供貨，她只給最初和自己合作的那幾個人供貨，這樣她比較好管理價格，也讓油紙傘顯得更加緊俏，不是在哪裏都能買到。

拐進縣城的西街，迎面正碰上高記雜貨鋪的掌櫃，別看他姓高，人卻長得又矮又胖，一雙小眼色眯眯的，朱丹很討厭他。

朱丹本打算裝作沒瞧見，低著頭就這樣過去，卻沒想到高掌櫃主動開了口，「哎呀，好福記的油紙傘，如今到了九月底，妳這緊俏貨也不好往外賣了吧？」

朱丹抬起頭朝著他齜牙一笑，「不勞您費心了，我在城裏轉上一圈，肯定能賣出去，而且我們今天就停工了，要想買油紙傘，得等到明年春天。」

「瞧妳這話說的，冬天馬上就來了，還有幾個人打傘呀？」

朱丹懶得再搭理他，讓魯鐵蛋把驢車停在薛記雜貨鋪門口，她數了十把傘抱進鋪子裏。

高掌櫃並未離開，抬腳就跟了進去，不過很快他又出來了，走到驢車邊對正在看車的魯鐵蛋說道：「我跟你媳婦說好了，還按以前的老價格賣給我。二十把，我這錢袋裏的銅板剛好是這個數，你數數，我來數傘。」

魯鐵蛋原本坐在車轅上抱著鞭子朝旁邊的店鋪東張西望，今天是冬日前最後一次來城裏賣傘，媳婦說要多買些好吃的回去，這下可以大飽口福了。

他正兀自嚥著唾液的時候，高掌櫃過來說了這番話，他語氣誠懇又一臉笑呵呵的，完全不像說謊的樣子。

魯鐵蛋正要伸手接過錢袋，忽然想起上次被媳婦罰了七天不能插秧的事。媳婦說過的話必須嚴格遵守，差一點都不行。

於是他趕緊搖了搖大腦袋，「不行，我媳婦說了，我只管趕車，收錢賣傘的事兒都要找她，你找我，我是不能答應你的，你等等吧，一會兒她就出來了。」

高掌櫃一愣，轉頭瞅了瞅薛記雜貨鋪的門口，氣得暗暗咬牙，這傻小子看著挺傻，沒想到並不好糊弄。他本是想趁朱丹不在，用低價向魯鐵蛋買傘，等回頭朱丹找過來的時候，就把事兒推到魯鐵蛋身上，反正這傻小子也說不清楚。

他趕忙再勸魯鐵蛋趕緊收錢，可任憑他怎麼威逼利誘，魯鐵蛋始終堅定地搖著頭。兩人正說著話，朱丹拎著錢袋喜孜孜地走了出來，魯鐵蛋趕忙喊道：「媳婦兒，這個人要買傘。」

「喲，高掌櫃，你不是瞧不上我們這傘嗎？以前跟你好說歹說，你一把都不肯留，如今怎麼又要買了？打算買多少呀？」

高掌櫃厚著臉皮嘿嘿直笑，「以前行情好，我不跟別人爭，如今到淡季了，我想法子幫妳賣掉油紙傘，妳還按以前的價格賣給我吧，我要的多，要二十把。」朱丹有些納悶，高掌櫃這人一向謹小慎微，聽說他家的東西進貨量都很少，賣完以後才添貨，今日不知為何一下就要二十把。

「不好意思啊，高掌櫃，我們好福記的傘這次只有四十把，剛才給了薛記十把，剩下的十把要給前頭的趙記，還有東街上的兩家，已經都有買主了，我不可能把傘賣給你，而且現在的賣價都是二十五文錢一把，你再想按以前的二十二文錢買，怎麼可能？」

朱丹抬腳上車，不再理他，讓魯鐵蛋掄鞭子趕緊趕車走，說人家還等著呢。

高掌櫃氣得乾瞪眼，這筆生意做不成，還白白給了百花樓的線人兩個銅板的跑腿費。

高記雜貨鋪對面是城裏唯一一家窯子，叫做百花樓，他特意買通其中一個小丫鬟做線人，百花樓想買什麼東西，他能提前得到信兒，把貨進了來。

今天早上他聽說百花樓想排練一支百鳥朝鳳的舞蹈，需要二十把漂亮的油紙傘，他這才特意從街的另一頭走過來，就想堵住朱丹，低價跟她買二十把傘，卻沒想到這事兒沒成。

馬車繼續往前走，縣城裏最繁華的兩條街道就是東街和西街。來之前，朱丹已經計畫好了這些傘要賣給誰。西街賣了兩家，順便買了不少油鹽醬醋，打了一大塊豬肉，買了幾包糕點還有兩匹布。

走到西街的時候，百花樓的老鴛正坐在門口嗑著瓜子曬太陽，瞧見朱丹馬車上的油紙傘，她扭著肥膩的腰肢站了起來，「喂，妳是賣傘的吧？我們這兒想買二十把傘，給我們算便宜些吧。」

朱丹一聽就笑了，她方才向高掌櫃說傘都有買主其實是誑他的，她就是不想賣給他，且雖說前兩個雜貨鋪各賣了十把傘出去，可她也費了好久的嘴皮子軟磨硬泡，說了不少好話才賣掉的。如今有人主動要買，她自然要想法子做成這筆生意。

「大姊，妳可真有眼光。不瞞妳說呀，這些傘是今年的最後一批了，妳要是不買，就得等到明年春天。這樣吧，我給別的鋪子鋪貨都是二十七、八文錢一把，給妳也按照我們常年供貨的價錢算吧。」

老鴛走過來，拿了一把傘打開瞧瞧，做工和圖案都無可挑剔，便在價錢上下手，繼續討價還價，「我們一下子買這麼多，妳賣的也太貴了，再便宜些，二十五文錢吧。」

朱丹有些為難地笑道：「大姊呀，妳應該也聽說過我們這傘是福氣傘，娘娘廟廟會的時候，賣的是六十六文錢兩把，給妳的這個價錢已經是最低了。」

「不行，二十五文錢我就給妳全包了，否則我們就買別人的。」老鴛斬釘截鐵的說道。

朱丹猶豫一番後說道：「哎呀！要是這樣的話，那我就只能按妳說的辦了，不過這事妳千萬不要跟別人說起。」

「好，妳放心吧，我絕對不會和別人說的。姑娘們，出來拿傘呀。」

隨著老鴿一聲招呼，許多濃妝豔抹的姑娘魚貫而出。

朱丹和魯鐵蛋吃驚地發現一個熟人——胡牽娣。

胡牽娣也是一怔，沒想到突然看到他們倆，下意識地轉身躲避，走了兩步又覺得沒必要，反正也看見了，現在落荒而逃更丟臉。

胡牽娣身子僵直地站了一會兒，咬咬牙轉過身來，主動開口，「哟，我當是誰呢，這不是被癆病鬼丈夫休了的朱丹嗎？看這樣子，妳是和我不要的這個男人成親了。雲朵還真是厲害，把她的兩個好朋友都弄到魯家河了，好像魯家河是什麼洞天福地一樣。」

朱丹已經從震驚中回過神來，見胡牽娣落魄至此，本打算裝作沒看見，不要落井下石，可是沒想到胡牽娣反而一番譏諷，這下可把她的火勾了起來。

「我是被休了，然後我又堂堂正正地嫁了人，不像某些人，放著正經日子不過，偏要跟著一個野男人跑，還被人逮到，娘家嫌丟人也不要這個閨女，那個野男人也跑了，實在是沒地方可去，才被這裏收留吧。」朱丹高聲說道。

胡牽娣是在孫貨郎跑掉、爹娘丟下她不管之後，在街上流浪昏迷，被拐子弄到家裏，占盡了便宜之後才賣進窯子的。起初她很不適應，畢竟是良家女出身，跟著孫貨郎逃跑她也自認為是迫不得已，如今卻要做皮肉生意，她無法接受，為了博得他人同情，她從未跟旁人提過自己與人淫奔之事，只把自己形容得極為委屈。如今被朱丹說出來，旁邊幾個妖豔女人都投過來嗤笑的眼神，甚至有一人直白說道：「呵，剛開始不是三貞九烈，清高得很嗎？原來都是裝的呀。」

眾人咯咯地笑了起來，帶著風塵女子的風騷嗓音，聽來格外刺耳。

胡牽娣氣急，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，指著朱丹罵道：「我是熬不住守活寡的日子，妳也好不到哪兒去，咱們走著瞧，我就不信妳能守著這個傻蛋過一輩子。」

朱丹大笑道：「胡牽娣妳自己傻，別以為別人都傻，鐵蛋這麼強壯的男人怎麼可能讓我守活寡？妳才是真正的傻蛋，他一個童男子不通夫妻之事罷了，妳教教他不就行了。不過話又說回來，像妳這種性格，一個男人是滿足不了妳的，現在的日子挺好，適合妳的性格。」

胡牽娣氣得臉色都憋紫了，抬手就要打朱丹，卻被魯鐵蛋一把抓住手腕。

朱丹朗聲說道：「想來妳也對魯家河其他人現在的日子感到好奇吧，那我就告訴妳，妞子生了個大胖小子，男人老實巴交，公婆也都好相處，雲朵更不用說了，生了一對龍鳳胎，如今是族長夫人、里正媳婦，在魯家河說一不二的。我也不錯，和鐵蛋成親以後日子越過越好，如今我也懷上了。我們一起做傘、賣傘，掙了不少錢，買了一頭驢，還有驢車，如今趕集收莊稼都很方便。瞧瞧我們買的布匹、肉、糕點，如今過的可是蜜裏調油的日子。好了，不說了，鐵蛋我們走吧，去找個大夫號脈，拿點安胎的藥。」

回到魯家河，朱丹把胡牽娣的事告訴了雲朵和胡妞子，眾人一陣唏噓。本是自小在一個村子裏長大的姑娘，如今各自過著不同的生活。

雲朵自然是最幸福的，胡妞子和朱丹跟著沾了光，嫁到魯家河，日子也都舒心富足。

「人家說，家有三個富親戚不窮，要我說呀，家有三個好姊妹，肯定過上好日子。」朱丹笑道。

胡妞子贊同的點點頭，「對呀，咱們倆多虧有雲朵這個好姊妹，要不然妳被婆家休了，在娘家就得憋屈死，我就更別說了，我還沒妳有本事呢，要不是在這兒有妳們護著我，若讓我單獨嫁到一個村子裏，肯定要受人欺負。」

雲朵幫團哥兒換了一片尿布，輕聲笑道：「咱們這就叫緣分，是命裏註定的，就該讓咱們仨好一輩子。」

房門「匡噹」一響，泰哥兒從外面跑了進來。別看他一雙小短腿，可挺有勁兒的，只要一邁腿就是蹭蹭往前跑。

杜氏緊追著跟了進來，喘著粗氣，指著泰哥兒笑道：「這臭小子跑得越來越快了，我都快追不上了。」

雲朵趕忙過來扶婆婆坐下，「娘，您歇會兒吧，我看著他。」

「不用不用，我不累，我就喜歡看著泰哥兒。來來，再跟奶奶比比，看咱倆誰跑得快。」即便鬢角掛著汗珠，杜氏心裏頭卻歡喜得很，哪個當奶奶的不喜歡虎頭虎腦的大孫子？

第四十五章 雲海有成算

午飯在杜氏院裏吃的，一大家子十分熱鬧，臨近傍晚，雲朵帶著兩個孩子回家做飯。

她前腳一走，魯鐵杵就待不住了，看看幾個學徒的手藝，挨個挑了一遍毛病。

別人不敢說話，魯鐵松卻直言問道：「二哥，我二嫂一走，你怎麼看啥都不順眼呢？」

魯鐵杵一怔，梗著脖子說道：「胡說八道，你們活兒幹得不好，跟你二嫂有什麼關係？」

魯鐵松見他死不認帳，沒再爭辯，只道：「行，那就接著幹活兒吧，看誰急著回家。」

「你……」魯鐵杵氣得咬牙切齒。他本是想著訓他們一圈，讓他們好好幹活兒，自己早點回家陪老婆孩子。現在被人將了一軍，反而沒法離開了。

泰哥兒跑得快，雲朵牽著淑姐兒在後面追，一邊追一邊喊他「慢點兒」。

「你們家兒子呀，將來肯定比他爹還壯實，才兩歲就跑這麼快了。」魯五嬸拎著菜籃子走過來。

雲朵看著兩個孩子也很滿足，他們剛出生的時候個頭都不大，這一年多來，她吃得好，奶水足，兩個孩子都能餵飽，孩子長牙以後也經常吃菜泥、肉泥，家裏院子大，他們來回跑動，小身板的確很壯實。

雲朵剛進家門不久，魯小月就來了。「二嫂，妳要做飯呀，我幫妳看孩子吧。」

兩個孩子正坐在矮桌旁吃栗子糕，難得可以安靜一會兒，雲朵洗好了菜，正想拿進廚房去切，便道：「行，那妳幫我照看一下，妳吃飯了嗎？一會兒一塊吃吧。」

魯小月站在廚房門口，目光流連在兩個孩子身上，嘴裏和雲朵說著話，「二嫂，

明年咱們的油紙傘應該更好賣吧，明年妳打算幾月開始做？」

雲朵切好了菜，鍋已經燒熱，舀上一勺葷油，瞧著油花滋滋冒響。「明年再說吧，還早著呢。」

蔥花薑片下鍋，爆出濃濃的香味，魯小月默默嚥下一口唾沫，垂下頭盯著自己的鞋尖。

鍋裏加了水，豬蹄小火燉著，雲朵想燉得軟爛了，讓孩子們也吃一點。

「二嫂，不管幾月做，肯定要做的是吧？」魯小月追問道。

「這也不一定啊，看情況吧，明年這兩個孩子跑得更快了，爺爺奶奶都快追不上了，不能一味地把孩子推給老人照顧，還是要自己帶才好。朱丹和甜妮都懷孕了，算著日子剛好是明年春天生，我估計明年也許就做不了傘了。」雲朵蹲下身子，用細軟的帕子給兩個孩子擦擦小嘴。

「那後年呢，後年就可以做了吧？」魯小月希冀地問道。

門口忽然傳來一道洪亮的聲音，「後年也不做了，今年冬天若是懷不上，明年肯定懷上，再生一個哪有功夫做傘？」魯鐵杵大步進門，放下盛放工具的襆褌和做了一半的硯臺大步走向兩個孩子，「吃什麼好吃的，快給爹爹吃一口。」

為了早點回家，他硬著頭皮被幾個兄弟奚落了一頓。管他呢，被說幾句又不會少塊肉，回家守著老婆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

魯小月滿臉失落，咬著嘴唇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「二嫂，既然二哥回來了，那就不用我看孩子了，我先回家去了。」

雲朵瞧著她臉色不對，一把拉住她的手腕，「小月，妳是不是有啥事呀？有話妳就直說吧，又不是外人。」

魯小月張了張嘴，還是沒能說出來，苦澀笑道：「沒啥，二嫂，我回去了。」

「不行，妳不能走，今天必須把話說清楚。咱們一起做傘做了半年，我可是拿妳當親妹子看待的，妳有事就說出來，別悶著，我和妳二哥一起幫妳想辦法。」

魯小月轉頭看一眼雲朵，眼神充滿依賴，卻又有些複雜，最終還是忍不住開口說了實情，「村南的劉小濤也娘來我家提親了，我娘打算把我嫁給他。」

魯鐵杵一聽立即皺起了眉頭，「劉小濤怎麼行？雖說他家境殷實，可他酗酒打架，時不時地撒酒瘋，妳若嫁給他，以後免不了要挨打。」

魯小月歎了口氣，「除了他，就只有韓石頭了，可那個傢伙好吃懶做，家裏也沒幾畝地，還不如劉小濤呢。」

雲朵疑惑地問道：「這兩個人都不是好人選，妳幹麼非要考慮他們呀？」

魯小月鬱悶地噘起嘴，悶聲說道：「可我姓魯，外姓的男人年歲合適的就只有他們倆了。」

魯鐵杵搶光了兒子、女兒手裏的栗子糕，站起身來，「妳從小沒怎麼出過村，不認識外人也正常，我認得幾個鎮上的小夥子，挺不錯的，比他倆強多了。」

雲朵也勸道：「是啊，妳不要只看咱們魯家河，關鍵是男人好不好。若是嫁個好男人，即便離家遠也是享福的，我不就是嗎？妳看這裏離我們小浪村多遠呀，可我不也沒受欺負嗎？」

這話魯鐵杵愛聽，當即嘿嘿直笑，嘴都合不上了。

「可是……」魯小月使勁一咬唇，下了決心，又道：「我這半年掙了將近一千文錢，我捨不下這個好差事，想以後接著做，若是嫁到外村，我還怎麼回來做傘呢？」雲朵瞠目結舌，「妳這傻孩子，妳怎麼能為了做傘搭上自己一輩子的幸福？這根本就不能跟找個好婆家相比呀，做油紙傘本就是有一搭沒一搭的事，妳不要太重視。」

魯小月誠懇說道：「二嫂，你們家地多，二哥又有本事，對妳來說，做傘是有一搭沒一搭的順手而為，對我家可不一樣啊，我家孩子多，這些銅板夠花大半年的，以後嫁了人，要是還能做傘掙錢，婆家也是要高看一眼的，不至於受欺負。」

雲朵看一眼自己的丈夫，有些無奈。

魯鐵杵一看媳婦需要自己拿主意，趕忙挺身而出，和媳婦並肩站在一起。「我說不做就是不做了，妳就別想這事了，該嫁到外村就嫁到外村去，掙錢養家本就是男人的責任，不需要妳們女人拚死拚活掙錢。快回家去吧，跟嬸子說，別答應劉小濤那個無賴。」

其實劉小濤也不算特別無賴，就看跟誰比，若是魯鐵杵這樣的男人比，那的確是不能嫁他。

「姊，姊夫，我給你們送甜紅薯來了。」雲海趕著驢車進門，一邊喊道。

魯小月心情鬱悶，低頭瞧著自己鞋尖走路，沒注意突然衝進來的驢車，一下子撞在瘦長的驢臉上，嚇得毛驢大叫起來。

雲海騰地跳下車，推開驢腦袋，關切地詢問魯小月，「姑娘，妳沒事吧？」

魯小月眼冒金星，手捂著眼眶，連連搖頭，「沒事。」

雲海啞著嘴，瞧著都替她疼，「妳這眼淚都甩出來了，還說不疼呢。妳先睜開眼看看，能看清不？」

雲朵上前拉起魯小月的手，到水盆旁洗了一把臉，用棉巾擦淨了，讓她試著睜睜眼。

正值妙齡的大姑娘，臉蛋被水潤濕，髮梢也滴著水珠，嘗試著睜了睜眼，卻因疼痛，眼睛眨個不停。

雲海探著脖子盯著她，「妳沒事吧，要不要我送妳去清水鎮找大夫？」

魯小月連忙擺手，笑道：「不用，我哪有那麼嬌氣，不就是撞了一下嗎？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雲海撓撓頭，「妳這一笑，我想起來了，上次團哥兒過滿月的時候見過妳，妳就是那個拎著籃子發饅頭的姑娘，對吧？」

魯小月眼睛難受，抬手蒙著，嘴角卻是上翹著的，「是啊，就是我，你記得還挺清楚的。」

「其實我本來也沒記住，只是印象中妳特別愛笑，脾氣又好，朱大哥那麼無理取鬧，妳還能笑呵呵地給他解釋，我真是佩服，若換成是我，早就炸毛了。」

雲朵在一旁瞧著，忽然產生了一個想法，但她暫時不動聲色，只關心的問了問魯小月，確定她沒事，這才轉頭看向弟弟，「雲海，天都快黑了，你怎麼來了？」

雲海笑道：「我來給你們送甜紅薯，順便道個別。」

「道別？道什麼別，你要去哪兒呀？」雲朵納悶問道。

「天冷了，地裏沒啥農活要做，我一個大小夥子在家閒著也不是回事兒，妳又不是不知道咱們那邊經常鬧水災，就算咱們家地不少，收成卻不穩定，大哥在鎮上當個夥計，也能掙些錢貼補家用，只不過需要早出晚歸的，有時還要連續很多天住在鎮上，幸好有落落跟大嫂作伴，要不然大嫂一個人帶著然哥兒住在村邊上也不安全。」

魯鐵杵也湊了過來，接過雲海搬下車的一口袋甜薯放到西廂房裏去。「那你究竟想出去做啥活兒？」

「我呀，還是覺得像我姊夫這樣好，平時不耽誤種地，農閒的時候有個手藝可以掙錢，在家守著父母孩子，多好，所以我也想去學個手藝。」

又被人當成崇拜的對象了，魯鐵杵心裏樂開了花，臉上卻不好意思表現出來，只似謙虛的擺了擺手，「瞧你說的，我哪有那麼好，不過是比較疼你姊姊罷了，這是人品問題，不是手藝問題。」

雲海的個頭比兩年前高了不少，抬起長長的胳膊搭在魯鐵杵肩上，一副哥兒倆好的模樣，笑呵呵說道：「姊夫你又謙虛了啊，要不是你會這麼個手藝，能把我姊養得白白胖胖的嗎？」

「哈哈……」魯鐵杵終於忍不住朗笑出聲，歡喜問道：「你想去學什麼手藝？」

「前幾日我到山上摘柿子，碰上幾個外鄉人，他們是來砍手指竹、抓黃鼠狼的，說咱們這邊的竹子質地堅硬，不易斷裂，黃鼠狼的毛也很柔韌，最適合做毛筆，只可惜咱們這邊沒有做毛筆的匠人。」

「說是原來京中有一個手藝最好的手藝人，姓鐘，人稱毛筆鐘。鐘師父年紀大了，想落葉歸根，就回到祖籍八仙縣海叔村，平日裏很少做毛筆了。老人家走親戚偶然路過咱們這裏，發現咱們這裏的竹子非常好，就讓他的僕人們砍竹子，湊巧又捉到一隻黃鼠狼，發現是做毛筆的絕佳材料，剛巧他們又碰上了我，我想學做毛筆，老人家已經答應了。說天時地利人和聚齊，是天意讓他把手藝傳給我。」雲海滿臉是笑。

雲朵連連讚歎，「聽你說這件事兒簡直跟說書似的，真有這種奇遇？」

「姊，這還能假嗎？我已經磕頭拜師了，師父說要我去八仙縣苦學三年，每年清明、中秋、過年可以回家砍竹子捉黃鼠狼，其他時間都要踏實的在那裏學手藝，我已經發過誓了，保證能做到。」雲海目光堅定。

雲朵心裏一酸，滿是不捨，「去那麼久呀，爹娘能放心嗎？」

魯小月看人家一家人說話，告辭要回家，雲朵卻沒答應，「小月，兩個孩子吃得滿臉都是，妳幫我給他們洗洗手和臉吧。」

「好。」魯小月馬上答應了，去廚房端來半盆溫水給兩個孩子清洗。

雲海接著說道：「我一個大小夥子，有什麼不放心的？不過娘就是怕耽誤了我的婚事，又怕去了那師父給我安排一門親事，就想在我臨走之前把親事定下來。這幾天她號召了全村的孀子大娘，相了三個姑娘，但都不太合適。十月初十落落訂

親，爹說讓你們都過去，一塊熱鬧熱鬧，到時候妳勸勸娘，不用著急，我還小呢。」雲朵有點怔愣，「落落這麼快就定下親事了？是之前相看的那個茶葉鋪的少東家嗎？」

「對，就是他。他們的訂婚宴我趕不上了，你們替我多吃點。姊，姊夫，過年的時候我就回來了，到時候咱們好好喝幾杯。」雲海走到泰哥兒和淑姐兒身邊，一手抱起一個，掂了掂分量，「小舅舅要出遠門了，你們會不會想小舅舅呀？」

「想。」淑姐兒乖乖答道。

兩個小娃娃剛剛洗乾淨胖乎乎的小臉，白白嫩嫩的，特別可愛。泰哥兒一雙小胖手上還帶著水珠，魯小月起身要幫他擦，可是沒等她捉住泰哥兒的手，小傢伙就咯咯壞笑著抬手在雲海臉上一拍。

「呵，臭小子，你要給小舅舅洗臉呀。」雲海也不躲，依舊笑呵呵的。

魯小月趕忙抓住行兇的小手，用棉巾擦淨了水珠，然後舉著棉巾對雲海道：「你自己擦擦吧。」

「不用，一會兒就乾了。」雲海毫不介意地說道。

雲朵轉身進了廚房，朝外面喊道：「小月，妳進來給我幫幫忙，再做幾個菜，讓雲海在這兒吃了飯再走吧。」

「哎！」魯小月脆生生地答應一聲，快步走進廚房。

雲海抱著兩個孩子也跟了過來，「不用了，姊，爹娘還等著我回家呢，我一會兒就要走。」

廚房裏，雲朵正拉著魯小月說悄悄話，「妳看我這個弟弟怎麼樣？」

「挺好的呀，人長得好，性情也好，還有成算，要出去學手藝呢，將來我……」

魯小月並不明白雲朵的意思，她想說「將來我弟弟要是也這樣就好了」。

她話沒說完，雲海就湊到了廚房門口，聽到別人這麼誇自己，他心裏美滋滋的，謙虛笑道：「哪有妳說的那麼好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」

魯小月沒想到他會突然出現，還不肯裝作沒聽見，偏要說出來，把她羞得紅了臉。

雲朵朝著雲海擺擺手，「沒你的事，你先出去。」

「嘿，我還沒走呢，就不想看見我了。」雲海委屈巴巴地皺著眉頭離開廚房，向魯鐵杵告狀，「姊夫，你來評評理，你說我姊怎麼能這麼對我？」

魯鐵杵接過女兒，用粗壯的胳膊將她抱得妥妥的，「是我平時太嬌慣她了，沒法子，誰讓她是我媳婦呢，你要怪就怪我，姊夫陪你喝兩杯。」

雲海坐到石凳上，把泰哥兒放到自己腿上，笑道：「你們家是真行，我姊就沒有不對的地方，在你眼裏哪兒都好。」

「那當然了。」魯鐵杵憨憨地笑。他的親媳婦呀，一見鍾情的媳婦，捧在手心裏的媳婦，自然是哪兒都好。

雲朵在廚房裏繼續問魯小月，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給你們倆說個媒怎麼樣，妳願不願意嫁到我們小浪村去？」

魯小月瞠目結舌，瞧著雲朵半天說不出話來，臉頰卻是越來越紅，「我……我怎麼配得上人家？」

「有啥配不上的呀，妳長得好看，脾氣也好，我娘肯定會喜歡妳的，我看雲海也挺高興的樣子，應該沒問題，重要的是妳的想法，妳可千萬想好了，要不就多看看幾眼，再思量幾日。不過雲海明天就要出門了，最好今天能說定了，等到過年的時候再訂親也行。」

魯小月紅著臉低下頭，拚命揉搓著衣角，囁嚅道：「二嫂的弟弟自是極好的，只是……只是怕人家不樂意，妳問問他吧，我先回家去了。」

她飛快地跑了出去，沒敢看雲海一眼，徑直出了門，一溜煙就跑不見了。

魯鐵杵笑道：「這小丫頭是怎麼了？」

雲朵款步出來，坐在魯鐵杵身旁的椅子上，笑道：「怎麼了？害羞了唄。我想給她和雲海說親，她就羞紅了臉跑出去了，讓我問問雲海的意思。怎麼樣啊傻小子，我家鄰居這姑娘你可看得上？」

雲海一愣，轉瞬大笑，「難怪她剛才那麼誇我，原來是看上我了呀。」

「呸！美得你，剛才還沒說明白這層意思呢。」雲朵瞋他一眼。

雲海依舊笑個不停，「姊，沒說這層意思的時候她就那麼誇我了，這要是說了，她還不得把我誇到天上去。好吧，既然她這麼景仰我，我就勉為其難的答應了吧。」

雲朵面色嚴肅起來，「你別勉為其難，行就是行，不行就是不行，小月是個好姑娘，你可不能耽誤人家一輩子。」

雲海見姊姊有點生氣了，這才收斂笑意，正色道：「跟妳開玩笑呢，不是勉為其難，上次團哥兒過滿月的時候我就覺得牠挺好的，不像這兩天相親的那幾個姑娘，不是長得醜就是性子差，這個姑娘模樣、性情都挺好的，咱娘應該也會喜歡。滿月酒那天晚上，娘還誇她比落落懂事多了。」

魯鐵杵笑道：「朵兒，我看妳別做油紙傘了，乾脆專門做媒婆吧，妳在這方面好像挺有眼光的。」

雲朵扭頭得意地瞧瞧丈夫，嬌聲道：「我才不幹呢，媒婆都是老婆子才幹的活兒，我這麼年輕秀氣，怎麼能當媒婆？」

魯鐵杵哈哈大笑，若不是有小舅子在場，他真想親媳婦一口。「妳作的媒還少嗎？而且每一對日子都過得很好，以前我不看好朱丹和鐵蛋，如今他們日子也不錯，鐵蛋每天可高興了，孩子也懷上了，如今我是真心實意地佩服妳，好眼光！」

魯鐵杵豎起大拇指，雲朵抿著小嘴開心的笑著。

雲海瞧著姊姊一家子這樣幸福，不禁感慨道：「看你們這滋潤的小日子，我還真是盼著成親了，不過得先去學好手藝，讓媳婦孩子有錢花，才是好男人。」

第四十六章 未來的二姑爺

魯小月跑回家裏，小月娘就發現了她的異常，追到裏屋問道：「妳不是去找妳二嫂了嗎，怎麼紅著臉回來了？」

魯小月羞澀地低著頭，小聲說道：「是去找我二嫂了。」

「妳二嫂跟妳說啥了？」

「沒……沒說啥，就是……那個……」

小月娘急得皺起了眉頭，「有什麼不能說的呀？妳快說到底怎麼了，那劉家還等

著咱們回話呢，妳二嫂究竟怎麼說的，以後這傘還做不做了？」

「娘，您就別提劉家了，二嫂給我說了個媒，是她娘家的親弟弟，您和爹也見過的。」魯小月把心一橫，乾脆一股腦地說了出來。

小月娘一愣，過了一會兒才回過神來，雙手用力一拍，咧齒一笑，「哎呀，妳是說雲家那個小夥子呀，我記得好像叫雲海，個頭高高的，有點瘦，面色白淨，瞧著挺精神利索的。」

「嗯，就是他，剛剛我在二嫂家的時候他也來了，他拜了一個會做毛筆的老師父為師，要去八仙縣學三年手藝，他娘怕耽誤了他的婚事，特意讓他去相親，可是都沒有看對眼的，二嫂就想到了我，問我是不是中意。」

小月娘著急的抓住她胳膊搖晃，「那妳是怎麼說的呀？快跟娘說說，妳是不是答應了？」

「我沒說答應……」

沒等魯小月把話說完，小月娘就急了，「妳怎麼能不答應呢？那麼好的小夥子，瞧妳二嫂這性情，就能知道她娘肯定也是個好脾氣的，妳嫁到這樣的人家，後半輩子就能享福了，娘也放心呀。雖說奔水鎮在下游，容易鬧水災，可那小夥子有成算，還要去學手藝呢，這麼好的人上哪兒去找？」

「以前我是擔心妳離了咱們村子不能再做傘掙錢，但若是嫁給妳二嫂的弟弟，妳就可以在雲家做傘呀，這手藝本就是從雲家帶來的，妳在他家做，不會有人說妳的。」

小月娘心情十分激動，劈里啪啦地說了一頓，魯小月幾次張嘴都插不進話去，終於等到她娘說累了喘口氣之際，她才道：「我也沒說不答應，再說了，我還做啥傘呀？他要是學會了做毛筆，我就跟他一起做毛筆唄。」

「對呀，對呀，做毛筆好，小倆口一塊兒做，不耽誤種地，不耽誤照顧孩子，多好！」

魯小月臉上更紅了，「娘，瞧您說的，這八字還沒一撇呢，怎麼就提到孩子了。」

小月娘歡喜地笑了起來，「好好好，不說了，不過妳說的可不對，八字怎麼會還沒一撇呢？妳二嫂不都給妳說媒了嗎？妳這丫頭臉皮太薄了，人家一提妳就躲了回來，我現在就去妳二嫂家問問，順便再看看那小夥子。」

小月娘快步出門，走到雲朵家門口，正碰上他們夫妻倆送雲海出來。

「二郎媳婦，妳弟弟來了呀，怎麼也不吃飯就走呢？」小月娘笑呵呵的問道。

雲朵趕忙介紹道：「雲海，這就是小月的娘。」

雲海爽朗一笑，「大嬸，我明天要出遠門，爹娘還在家等我早點回去呢，我就不留在這兒吃飯了。」

小月娘連連點頭，「好好，那你路上小心啊。」

送走了雲海，小月娘臉上的笑容更盛，拉著雲朵問道：「我聽小月說妳給她說媒來著，妳可問過妳弟弟了，他樂意嗎？」

「大嬸，我問了，他樂意得很呢。過幾天我妹妹要訂親了，等我回娘家的時候就問問我爹娘，團哥兒過滿月那天他們也見過小月的，若是你們沒意見，我爹娘也

願意，這門親事咱們可就定下了。」

小月娘趕忙說道：「好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我們家雖然對你弟弟不太瞭解，可對你熟悉啊，你這麼懂事，你家裏人肯定都是好相處的。」

魯鐵杵在一旁給媳婦幫腔，「大嬸，你這話算是說對了，我老丈人家的人脾氣都挺好的，尤其是我這小舅子，他老學我，覺得我會手藝很好，他就要去學手藝，覺得我對媳婦兒好，將來他肯定也差不了。」

小月娘被他逗得哈哈大笑，「好好，隨你好，咱們村再找不出一個比你有出息的兒郎了。我們家得一個好姑爺，可得好好感謝你們兩口子。」

雲朵無奈地瞧了一眼魯鐵杵，笑道：「你快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，哪有小舅子隨姊夫的道理。」

談妥了事情，小月娘告辭回家，瞧著他們小倆口一人抱著一個胖娃娃進了家門，心裏頭更高興了。哪個當娘的不盼著自己閨女過上好日子，找一個性情好的姑爺，又有能掙錢的手藝，這便是最圓滿的事情了。

第二天，魯鐵杵吃過早飯，到爹娘院裏去了一趟，很快就回來了。

雲朵納悶問道：「你今天不做石匠活兒了？怎麼這麼快就回家了？」

「做呀，我在咱們自己家裏做硯臺，就不去爹娘的院裏做了。我跟爹娘說好了，當初他們給咱們家看孩子了，如今大哥家有了孩子，就請娘多費心照顧團哥兒。咱們家這兩個寶貝就咱們自己看著吧，也請爹幫忙看著那幾個學徒做石匠活兒。」雲朵噗嗤一笑，「行啊，你這族長當的，連自己爹娘的活兒都分配得這麼清楚。」魯鐵杵厚著臉皮嘿嘿直笑，「其實爹不大樂意，他不想看著那幾個學徒，他就想看著泰哥兒，追著孫子滿街跑是他最高興的事兒，可眼下要進十月，天冷了，不能天天去外面跑了，萬一染了風寒怎麼辦？他一聽我這麼說，才肯答應讓咱們自己帶泰哥兒的。」

「行，那你先去做硯臺吧，我看孩子，中午我做飯的時候再換你顧著他們。」雲朵把兩個孩子放在靠窗的寬大床榻上，讓他們曬著太陽玩耍。

魯鐵杵卻一點都不著急做活兒，一頭栽到床上和兩個孩子玩鬧。

「爹爹，我要飛飛！」泰哥兒騎到爹爹脖子上，張開一雙肉嘟嘟的小胳膊，好像要飛起來。

「好，飛飛，飛好高！」魯鐵杵扶著兒子站起身來，強壯有力的胳膊把小傢伙往上一舉。

泰哥兒高興得咯咯直笑，伸著一雙小胖手亂抓，眼瞅著都快抓到房梁了。

淑姐兒不樂意了，走過來抱住爹爹的腰，撒嬌的往他懷裏拱，「爹，我也要飛飛，我要飛得更高！」

「好，泰哥兒下來，換妹妹了。你是哥哥，要讓著妹妹，保護妹妹，就像爹保護你娘一樣，知道嗎？」打從一出生，泰哥兒就比淑姐兒強壯，跑得快，手上也有力氣，魯鐵杵怕他欺負妹妹，從小就教導他：你是哥哥，要保護好妹妹。

久而久之，在泰哥兒小小的腦袋中已經形成了凡事要讓著妹妹些的觀念，他並不

太懂為什麼，卻總是會下意識這麼做，哪怕拿到一塊糖也要先遞給妹妹吃。因為爹爹就是這樣做的，但凡爹爹手裏拿著好吃的，總會先給娘親吃。

自從回家做硯臺，魯鐵杵就有些「不務正業」了，總要先跟孩子們嬉鬧玩耍一陣子才開始幹活兒。

雲朵也不攔著他，雖說掙錢很重要，可家裏邊已經夠吃夠喝了，兩個孩子跟爹爹一起玩耍的時候多快樂呀，她可捨不得打斷他們。

轉眼到了十月初十，雲落訂親的日子。一大早，雲朵給兩個孩子穿上喜慶的紅夾襖，帶上準備好的賀禮，一家人坐上馬車，高高興興地去小浪村赴宴。

剛到門口，就見一輛馬車拴在影壁牆旁邊的拴馬樁上。

雲朵抱著淑姐兒下車，笑道：「他們家來得還挺早的，看來很重視這件事。」

魯鐵杵把泰哥兒抱了下來，把他放到地上，讓他自己跑去裏屋。「那必須的呀，毛腳女婿上門能不早嗎？咱倆訂親那天，我激動得前一晚沒睡著覺，早晨天不亮就開始梳洗打扮了。」

雲朵被他逗得咯咯直笑，「你瞎說，你什麼時候梳洗打扮了，我怎麼不記得？」

「確實梳洗了呀，妳沒瞧出來，這就證明是我長得精神，打扮不打扮都一個樣。」

男人臉皮太厚了，雲朵笑著推他一把，「算了吧，你別自吹自擂了，我都替你臉紅。」

小倆口一邊說笑著，一邊把車上的東西搬下來，跟在兩個孩子後頭一起進屋。

屋裏的人已經發現他們一家四口來了，全都迎了出來，苗氏搶步上前，一把抱起淑姐兒，「哎喲，外婆的小寶貝兒來啦。」

淑姐兒乖巧地抱住外婆的脖子，在她臉上「啵」的一下親了一口，「外婆，我想妳。」

眾人哈哈大笑，都誇這小丫頭是個人精，可會哄人了，嘴真甜。

雲朵夫妻倆最關注的自然還是雲落的未婚夫，往人群後頭一望，果然看到一個年輕小夥子，他眉眼清秀，皮膚白皙，與一般莊稼人不同，只不過他下巴抬得有點高，讓人感覺有點瞧不起人似的。

眾人進屋落坐，孫媒婆介紹道：「你瞧瞧，這是二姑娘的姊姊和姊夫，他們家可有福氣了，生了這一對龍鳳雙生子，人家都說這好事是一代一代往下傳的，雲家二小子和二丫頭就是一對龍鳳胎，將來你們家呀，肯定也是一下子兒女雙全的。」孫媒婆那張嘴一向厲害，村裏人都知道，若不是實在找不到合適的對象，雲家也不打算跟她介紹的人相親。

如今既是瞧著小夥子不錯，也就別挑媒人的毛病了。

「罷了，這事兒還得看緣分，咱們先說說婚期定在什麼時候吧。」苗氏打了個圓場。

茶葉鋪的少東家馮培生，因為他們這一輩都是培字輩，便只能取這麼個名字，可

家裏是做生意的，名字裏有個培字不吉利，就給他取了個小名叫大賺，他是家中唯一的兒子，上頭有三個姊姊都已嫁人，自小被捧在手心裏長大。

雲落模樣長得好，人也嬌嬌柔柔的，他很喜歡，此刻聽丈母娘提到了婚期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全憑岳母大人做主。」

苗氏臉色一怔，很快便笑了起來，「這婚期哪有岳母做主的，都是男方說了算，或者你們提出來幾個好日子，我們來挑吧。」

馮培生撓撓頭，不知把婚期定在何時好，用求救的眼神看向孫媒婆和母親。

孫媒婆呵呵一笑，說道：「眼下天氣冷了，年前肯定是成不了親了，不如等到明年春暖花開吧。咱們先定在三月忙完了插秧之後，回頭讓大賺拿著你們倆的生辰八字去找個算命先生算一算，挑個黃道吉日。」

眾人相談甚歡，兩個孩子卻坐不住了，想到院子裏看兔子，魯鐵杵笑呵呵地站起身來，「你們先坐，我帶他們出去轉轉，小孩子坐不住的。」

泰哥兒和淑姐兒各牽著爹爹一隻大手，高興地朝院子裏走，沒想到馮培生也跟著起身攔住了他，「姊夫，我早就聽說你的大名了，大家都說你可厲害了，今日我就想與你會上一會呢，還是讓大姊看孩子吧。」

雲朵見狀趕忙走了過去，「我帶他們出去玩，你陪陪客人吧。」

「哎呀，姊，我怎麼能是客人呢？雖說訂親宴還沒吃，但我和落落的親事也算定下來了，你們都別跟我客氣了，以後管我叫大賺就行。」

馮培生雖然養得白白嫩嫩的，不過說起話來倒也實在，大家也就沒再客氣，魯鐵杵重新回到座位上，笑著問道：「不知你要怎樣與我會上一會呢？」

馮培生煞有介事地打開一個包裹，從裏面拿出五包茶葉。「姊夫，我來給你泡五杯茶，你若能嘗出來是什麼茶，就算我輸，改天你們到鎮上來，我請客。若嘗不出是什麼茶，那就是你輸了，你得好好請我一回。」

大家都笑了起來，魯鐵杵邊笑邊說道：「你是賣茶葉的，我又不是，不如這樣，咱們從家裏找幾樣石器出來，你來說說他們各是什麼石頭、什麼紋理、適合做什麼。」

馮培生動作一頓，一包上好的茶葉掉在了桌子上。他本以為幹石匠的五大三粗，有力氣卻腦子笨，沒想到他完全出乎他的意料，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就給他將了一軍，下不來臺。

馮培生乾笑兩聲，主動放棄了這場比拚。

隨同而來的馮母笑道：「我家這孩子呀，是個心眼實誠的，平日裏脾氣也極好，就是偶爾喜歡和人爭個長短，他姊夫別見怪呀。」

魯鐵杵連忙搖頭，「哪裏哪裏，看得出來大賺兄弟也是個爽快人。今日我們帶來的賀禮都是送給岳母家的，沒有單獨給大賺兄弟帶東西，這樣吧，改日我雕一個石頭的茶罐，就當補個見面禮吧。」

馮培生一聽就樂了，「好啊，我家的茶葉罐有鐵的、有陶瓷的、有木頭的，最難得的是一只水晶的罐子，卻唯獨沒有石頭的，這個見面禮我喜歡。姊夫，那我就送你上好的陳年白茶，祝你身強體健，益壽延年。」

眾人大笑起來，氣氛輕鬆愉快。

雲朵悄悄把雲落叫到院子裏，低聲問道：「那馮公子瞧著人不錯，可就是有點針對妳姊夫，是不是妳跟他說什麼了呀？」

雲落嘻嘻一笑，低聲說道：「對呀，上次相親的時候我就把姊夫好一頓誇，雖說是當著媒人的面說的，可我知道其實他在暗處藏著偷聽，我就故意說給他聽，若他不能做到像姊夫這樣疼妻愛子，乾脆去找別人家的姑娘好了。」

「哎呀，妳這傻丫頭，怎麼能當著自家男人的面誇別的男人好呢？虧得人家實誠沒多想，要是想歪了，還不知道傳出什麼閒話呢，以後妳可千萬不能幹這種傻事了，記住沒？」

雲落不服氣地噘了噘小嘴，「哎呀，姊，我又不傻，以後和他成了親，他就是我丈夫，我自然不會在他面前去誇別人，可相親的時候不一樣，他還不是自家人嘛。」

雲朵被妹妹逗得噗嗤一笑，「瞧我這妹妹，還能分清是不是自家的呢。」

姊妹兩個在牆根底下竊竊私語，巧笑倩兮。

魯鐵杵大步走了過來，看看嬌媳婦燦爛的笑容，抬起大手寵溺地要摸她頭，「我來看孩子，妳去幫岳母和大嫂做飯吧。」

雲朵見他碩大的手掌落了下來，偏過頭去要躲，卻讓那隻大手沿著鬢髮滑到了臉頰，還順手捏了一下。

年輕小夫妻偶爾親暱一下也不算什麼，可雲落也在呢，雲朵可不好意思。

雲落咯咯笑著跑開了，一上臺階正碰上從屋裏走出來的馮培生。剛剛訂親的兩個年輕人對視一眼，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錯身走開。

馮培生特別喜歡魯家這兩個孩子，在屋裏坐著和岳父聊天實在無聊，就追著魯鐵杵的腳步出來，跟他一起看孩子。

「姊夫，你在我們清水鎮可有名了，我早就聽說過你了，相親那天，本來我對雲家的二姑娘不太在意，可她提起了你，我就想，像你這麼優秀的男人肯娶她家大姑娘，那我娶二姑娘肯定沒錯。」

魯鐵杵忍俊不禁，「你可千萬別這麼說，婚姻大事關係一輩子，你和小姨子訂親是你們的緣分，咱們倆能當連襟當然也是緣分。」

魯鐵杵可不敢把這樁婚事成就的原因攬在自己身上，畢竟將來日子是他們小倆口一起過的，即便自己在附近十里八村小有名氣，也不能因此得意忘形。

雲朵一進廚房，就被苗氏一把拉住，把她嚇了一跳，「娘，怎麼啦？」

「雲海去妳那告別的那一天不是碰上了一個姑娘嗎，那事兒怎麼著了？妳也不給我個回話，我都惦記這麼多天了。」苗氏急急說道。

雲朵先是一愣，轉瞬哈哈大笑，「娘啊，看把您給急的，放心吧，已經說好了，小月爹娘都樂意，她本人也很樂意。雲海這一去要等到過年才能回來，到時咱們就把親事定了。」

苗氏臉上的緊張和擔憂瞬間煙消雲散，如釋重負地一笑，「那就好，我就可以放心了。不瞞妳說，那個姑娘我還真是一眼就相中了。團哥兒過滿月那天，那姑娘從容大方，一看就是個懂事知禮的，當時我沒想到她跟雲海這事兒，後來那臭小

子著急要去拜師學藝，我就託媒人給他說親，相了好幾個都不成，突然想起來那姑娘特別合適。這才特意囑咐雲海，讓他問問妳那個姑娘訂親了沒有。」

「哎！」雲朵眨了眨眼睛，仔細回想一下那天的情形，嗔道：「雲海這臭小子，他可沒跟我提這事兒，是我瞧著他倆挺般配的，才把他們往一處撮合。這個不聽話的孩子，等他過年回來看我怎麼收拾他。」

苗氏忙擺擺手，「算了，他不提就不提吧，這不也成了嗎？可見這就是緣分。他過年回來的時候，妳要怎麼收拾他都行，要不然就等他成親以後讓他媳婦收拾他，替妳出氣。」

兒子女兒的親事都定了下來，苗氏一顆心算是完全落了地，高高興興地準備午飯。

Crescent Family